

國錶收藏家包剛見證國家輕工業發展 藉光陰故事致敬大國工匠



包剛對收藏的國錶進行分類整理。

「新中國從1955年開始發展自己的製錶業。國產手錶的發展史，可以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輕工業體系發展的一個縮影。」著名國錶收藏家、《中國計劃經濟時期國產錶收藏與研究》一書作者包剛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示，自己40年來收藏國錶，整理並發掘國錶歷史，就是希望透過點滴光陰故事，展現新中國手錶工業從無到有、從有到優、從優到強的發展歷程，也向勇於奮鬥的大國工匠致敬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宋偉
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

▲2018年，包剛（右）採訪時年93歲的西安風雷儀錶廠第一代製錶師陳紹霖。

▲包剛最看重的兩件藏品是上海608軍工廠仿製漢密爾頓航海天文鐘和測天錶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，在內地《經濟日報》工作的包剛，因工作需要常年到各地出差，機緣巧合下開始對國產手錶着迷，自此開啟長達40年的國錶收藏之路。「當時每年有近200天在外出差，除了少數幾個邊遠地區外，可以說走遍大半個中國。」工作之餘的包剛，不沾煙酒不喜歡舞，常常一頭扎進各地博物館和舊貨市場，尋覓淘置老物件。「我們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生的人，好像天生就對年代感的東西特別感興趣。」從收購第一塊紅旗錶開始，包剛開始專注於國產手錶的收藏和研究。從上世紀走遍全國「尋寶」，到千禧年後利用網絡平台蒐羅，包剛40年來收藏計劃經濟時期上萬件不同時期、不同廠家、不同類型600多種品牌的國產手錶及相關史料。與普通藏家不同，他不僅收藏國錶，更對每隻錶背後的史實如數家珍。「我出自軍人家庭，從小的家庭教育就告訴我，凡事不能一知半解，務必刨根問底。所以我的收藏是邊淘錶邊學習，除收藏國錶實物外，更多是收集國錶相關的生產圖紙、技術資料、廠史文件以及照片、票證在內的史料，並盡力加以研究整理。」

◆首都牌手錶是新中國成立後北京生產的第一隻手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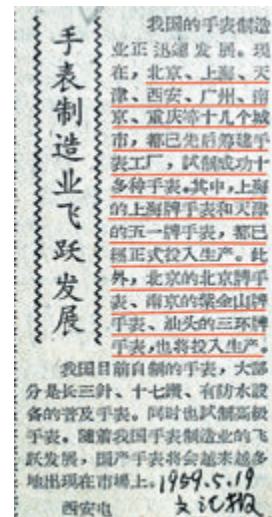


◆七一牌手錶是新中國成立後南京生產的第一隻手錶。

◆東風牌手錶是新中國成立後廣州生產的第一隻手錶。

十年求一錶終償所願

「手錶收藏屬於現代工業品收藏，這個門類可以說既大眾又小眾。所謂大眾是入門門檻低，便宜的錶幾十元上百元就能買到；而所謂小眾，就是和錢幣、郵票等收藏相比，專注國錶的群體人數並不多。」作為一名退伍軍人，他收藏了目前國內型號最為齊全的早期國產海、陸、空三軍軍用計時器，其中上海608軍工廠仿製的漢密爾頓航海天文鐘和測天錶是他最為看重的兩件。「從2009年得知某藏家手中有這兩隻錶起，經歷了10多年漫長的溝通和等待，最終在2022年得償所願。」包剛直言，儘管作為批量生產的工業品，鐘錶從不存在孤品一說，但像608軍工廠試製的唯一有軍用代號的航海天文鐘和測天錶，只是少量在海軍試用，從未量產，因此存世數量極少。雖然收藏四十載，但他坦言也有遺憾。「現在唯獨還缺1955年試製的天津五星錶和上海無商標第一批試製錶，就能基本湊齊早期國錶試製「版圖」了。」不過他笑稱，像後者只試製過18隻，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被拍賣



◆包剛收藏的1959年5月19日《文匯報》關於手錶製造業飛躍發展的報道剪報。

到每隻18萬元的天價，實在令人望而卻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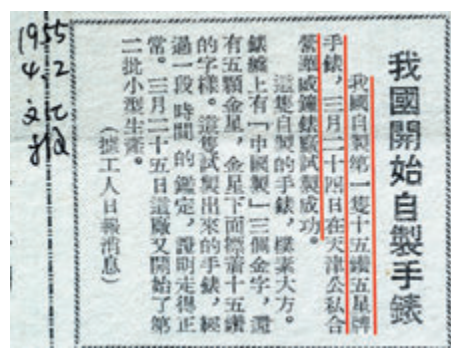
搶救性搜集國錶史料

隨着收藏的國錶和各類史料越來越多，包剛坦言也有過籌建國錶博物館的夢想。他曾向自己的老領導、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張德勤徵詢過意見，但最終因經濟條件、政策規定等種種限制難以達成心願。轉而求其次，包剛將自己多年走訪各地錶廠，採訪收集到的國錶實物、史料及個人研究國錶歷史的心得整理成書，希望有更多國人以及喜愛和收藏中國錶的外國藏友，能更深入地了解國錶工業的發展史。「這些從南到北，我曾採訪過許多位當年老錶廠的職工和家屬，通過他們的講述，還原了計劃經濟時期國產手錶生產的點滴故事。」與此同時，包剛也對當年國營手錶廠的生產資料展開了搶救性收集。「因為很多國營錶廠倒閉後，資料無人問津，最後都被當成廢紙賣到廢品收購站，事實上我的很多史料都是從廢品站搶救回來的。有的資料損毀甚至只留下隻言片語，後期都需要大量時間和精力整理核實。」從國產錶的出身紙到設計圖，從輕工業志到廠志，從鐘錶專業期刊書籍到新聞剪報，包剛常常沉浸於浩如煙海的國錶史料之中，在探索光陰故事之中忘卻了時間。

冀當代國錶用好中國元素

「鐘錶業起源於歐洲，從十四世紀開始作為皇宮貴族的一種玩賞器。而國產機械手錶從誕生之初就定位為實用器，雖然起步晚，但材料和工藝水平發展迅猛，至今絲毫不遜色於歐美製錶商。」包剛舉例，現在天津錶廠年產300萬隻機械錶機芯，其中有多達200萬隻用來出口。「我曾經到瑞士看過，你如果買到一隻10萬元以下的瑞士錶，機芯很可能就來自中國。」在他看來，目前國產機械錶發展最大的瓶頸不在工藝和技術，而在觀念。「江詩丹頓、百達翡麗把錶當成玩賞器奢侈品在賣，我們國錶的生產銷售思維卻依舊停留在實用器上。」包剛建言，國產錶廠應及早轉換意識，從賺低端快錢的定位中擺脫出來，把精力放在複雜機芯的創新和生產工藝上。與此同時，更要樹立民族品牌意識，傳播好國錶的文化底蘊。他說：「現在一些歐洲錶為了打入中國市場，甚至出品了十二生肖腕錶。我們國產錶廠為何不利用好這得天獨厚的中國元素呢？」

◆包剛收藏的1955年4月2日《文匯報》關於我國開始自製手錶的報道剪報。



話你知

國錶工業初期「百花齊放」

「在中國手錶工業初創時期，雖然產量很低，卻呈現百花齊放的景象。」包剛介紹，中國手錶工業發展的前30年，大致經歷了初創時期（1955年至1962年）、發展時期（1963年至1973年）、統機時期（1974年至1985年）。其中，在初創時期的七年，由於受國內私營經濟「公私合營」改造、「大躍進」運動、「三年經濟困難時期」等歷史事件的影響，中國手錶工業也經歷了大致三個階段：一是「從無到有」，第一批手錶廠（俗稱「老七廠」）建設投產；二是全國各地興起造錶「大躍進」，十幾個城市生產出「試製錶」；三是自1960年起國家提出「調整、鞏固、充實、提高」的八字方針，輕工部加強對手錶工業發展的統一管理，要求除天津、上海、北京、遼寧、南京、廣州等國家投資建設的錶廠繼續生產外，其他省市的手錶生產項目全部下馬停產。

包剛說，根據《中國計時儀器通史》及各省市地方志書等史料記載，除天津、上海、北京、遼寧、江蘇、廣東等經濟發達省市的鐘錶企業試製生產手錶外，黑龍江、山東、河南、陝西、湖北、重慶等地的鐘錶企業在大躍進時期也都試製生產過手錶。只是這些企業試製錶生產時間短、產量小，在經過60年的歲月後，試製錶實物或是沉澱於私人藏家手中，或是因損壞而湮滅，很難為世人所見。「國產錶初創時期的試製錶，基本是通過逆向仿製瑞士、蘇聯、美國等外國手錶，以半機械半手工方式生產，其產量很低；從技術角度看，這些試製錶大多沒有生產技術規範，零部件不能通配通換，其技術性能無法與後來的錶廠正規化量產型手錶相比。」但包剛認為，若從國錶工業發展歷史的視角來審視，它們無疑是彌足珍貴的國錶活化石。

◆《中國計時儀器通史》及各地地方志書史料是包剛開展研究的理論基礎。



著名歌唱家關牧村：把發自內心的最美旋律帶給世界

今年71歲的著名女中音歌唱家、中國國家一級演員關牧村日前來到上海，沒有演出，而是帶來了一本書，卻一樣吸引了來自各地的「牧村村民」（關牧村歌迷）前來捧場。當日，關牧村攜著的首部個人自傳《我和我的歌》新書首發式在2024上海書展主會場舉辦。「《我和我的歌》一書講述了我的藝術人生道路，其中包含了我成長過程中一些鮮為人知的經歷和故事，希望給年輕人帶來啟迪，在追求夢想的道路上堅定前行。」關牧村說。「這次來到上海書展，看到大家閱讀的熱情很高，我深受感染，也很感動，希望通過新書分享個人經歷、傳遞正能量，能夠鼓勵更多人在人生道路上不斷學習，也希望更多青年讀者走出一條有理想和追求的人生路。」談及未來的藝術道路，她表示，將繼續把發自內心的最美旋律帶給這個世界。對她來說，還有一個未竟的心願，就是沒能親手把這本自傳在百歲父親離開前交到他的手裏。

歌曲反映時代心聲

關牧村1953年出生於河南新鄉，受過良好音樂教育的母親是關牧村的啟蒙老師。她從小就顯露出音樂天賦，她告訴記者，要成為一名成功的藝術家必須付出艱苦努力、打好基礎，這個基礎不單單是學習，還包括在社會上經受各種磨煉，這是相當重要

的。10歲時，她的母親因病去世，父親和哥哥遠赴他鄉，她和弟弟相依為命。她回憶說：「那時候吃不飽飯，我唯一的快樂就是唱歌。」她同樣喜愛閱讀，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這本書對她影響很大。「我閱讀時沉浸在作品的世界裏，與書中的人物進行心靈的交流，我學會要更加堅定地面對生活的磨難。」

她17歲進入天津市鋼錶廠，成為一名車工，一幹就是7年。在工廠，她的歌聲深受工人和師傅們的喜愛。「為廣大工人們演唱，我獲得的愉悅無法用語言來形容。」後來，她結識了人民音樂家施光南，演唱了許多由施光南及其他作曲家創作的優秀歌曲《假如你要認識我》《一支難忘的歌》《吐魯番的葡萄熟了》《打起手鼓唱起歌》《月光下的鳳尾竹》《祝酒歌》等，成為幾代人美好的記憶。



◆歌唱家關牧村

她唱的很多歌曲都反映了時代的心聲，且具有民族性，吸收美聲唱法之長，走出了一條雅俗共賞的藝術道路。她遵循「民族歌曲藝術化、藝術歌曲民族化」，讓更多人通過音樂了解多元的民族文化，也曾獲評「民族團結進步模範」稱號。讓她難忘的是，有一次她去雲南慰問演出時一對白族母子在車站等着她，給她看了一張18年前的老照片。「照片中我抱着的那個孩子，正是眼前的小伙子，沒想到他們母子一直記得我，這種情誼讓我非常感動。」

「回首藝術人生路，音樂讓我收穫很多。」關牧村表示，音樂是世界的語言，改革開放讓她有了更多走出國門的機會。「我去過很多國家進行友好訪問和藝術交流，每到一地，我們的演出都受到了熱烈歡迎。」在她看來，每一次國際演出與交流都是一

次中國音樂藝術的展示之旅，更是友好情誼的傳遞與播種之旅。「這些經歷讓我的藝術生涯更加豐富多彩，也讓我深刻體會到音樂在國際文化交流中的獨特作用，並感受到音樂的強大力量。」

關牧村的歌聲傳唱到海外，受到許多華僑華人的喜愛。「我還記得1994年赴美參演，反響熱烈。一名台胞還在當地報紙上發表觀後感提到『興奮得一夜無眠，現場鼓掌把手都拍腫了』。」

◆中新社



◆關牧村首部個人自傳《我和我的歌》新書首發式日前在上海舉辦。